

# 闇而後明的兩場光景

2022年慧炬獎學金得獎作品

● 黃柏崴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四年級



## 第一幕：戒毒村的笑靨

七年前，末學曾在泰北金三角的老山叢林裡，一座名為滿星疊的村落當戒毒志工。平日與戒毒者一同開墾荒田，白天需要整理旱地裡的石礫與砍伐兩人勉強抬起的參天巨竹。歷經蒸溽裡的勞動後，大口扒下挑完砂礫的碎香米飯配清炒辣椒，竟親耳聽聞弟兄笑道：「幸福！真的很幸福！」這句「很幸福」令末學佇立靜默良久，多年過去至今仍無法忘懷。戒毒村的漫漫

長夜裡，弟兄有時沮喪地瑟縮在牆角，恐懼別人靠近、恐懼觸摸與依靠；有時卻嚎哭無狀且伺機自殘，尋死覓活騷動不已。祇因實在無法擺脫藥癮戒斷症帶來體感的萬蟻噬咬。而盛夏白日的苦勞淋漓卻依然能讓他幸福著、慰藉著。那份洗心革面後的璀璨笑靨讓末學聯想到當地傳統的舞蹈手勢，用纖軟無比的手指訴說著蓮花從含苞到綻放。由捏著食指與大拇指擬成蓓蕾，表示生命的起源。其他三根一一展開，向外彎曲，

就是花瓣向外翻捲到極盛所展現之生命韌性。而後，手指也一一向下彎垂，象徵凋謝枯萎後將萌生。暹羅舞蹈手指裡每一分的婀娜之美，道盡生命中的陰晴圓缺與成住壞空，也是傳遞信仰帶來的幸福告白。

那年夏天的光影，深深映在末學心底裡，見證毒癮者棄暗得明的「幸福記憶」，就如同〈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裡波斯匿王的大哉問：「彼人云何先闇而後明？」中示現的真諦：決定身壞命終

後往生善惡趣的往往不是出身，而是身、口、意之行。漢朝名儒董仲舒曾將人的生命軌道比擬成琴聲，嘗言：「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製作精良的古琴彈奏久了，其弦會鬆弛，以致音懶變調，甚至無法彈奏，就得更續琴弦，才能重新彈奏。在階級分明的時代，人出身的環境往往不允許自己選擇。但是否迷途知返，或改弦更張；是否夜覺曉非，或今悔昨失，卻是人人可以自主決定且刻不容緩的。王守仁言：「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猶如《維摩詰所說經》裡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原來卑濕淤泥方能生蓮華，一切煩惱即為如來種。孟子亦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我

輩須時時自淨其意，「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彼已身修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留意小處並捨去身、口、意造作行為中的不善；檢查自己心裡未除盡的驕矜傲慢；反省自己不克自制的偏執狂躁，才是諸佛之教。老子也說：「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又說「治人事天，莫若嗇。」便是提醒我輩時刻以收斂、簡樸與清淨平等自持，為未來成就道業打下深厚堅固的基礎。故人常言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成道之路亦猶如始於足下的「千里之行」。當旅者蹣跚行腳於

枯榮交錯的重巖疊翠裡，崎嶇險阻而蔓生荊棘的岔路必將吞噬步履踟躕的迷途眾生於日光明滅陰陽消長中。因此我輩面臨岔路抉擇時，應當立即從泥濘中輕輕摩挲，撫觸尋覓佛與菩薩曾經留下的足跡而跟隨之。不時捫心靜默冥思：「佛與菩薩會怎做？而當下我該怎麼做？」佛菩薩也就會像優秀的工匠，不會隨意棄置可修復的物品，且以各種法門示現正法，不放棄教化任何迷途眾生走上覺悟之道。亦如農婦看顧秧苗，有時補秧，有時貼秧，有時扶正，有時紓解調整植株的距離。一次次地在泥濘



中彎腰，不放棄一點點扶持眾生的契機。正如老子說：「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如此一來，即便面臨業報而心生無明妄識，剎那間我輩也將喜聞法華鐘聲縈繞谿壑，響徹險峻彎折的山巔水涯。驀然發現山風徐緩吹散煙嵐，窮山惡水依心境轉化為清淨山色，即現「先闇而後明」之相。淺灰雲層中若有淡藍隱綠，流動著即將迎來的熹微光采。旅者亦安然渡過所有風雨雷澤，靜謐觀照這極致的天地秘色與眺望遠方冉冉升起的華嚴世界。

## 第二幕：普陀山的淚水

十八歲那年，曾隨父母熙攘前往南海普陀山，親臨觀音顯聖的梵音古洞觀潮。佛閣半掩映於霏霏雨霧裡，斷崖筆直陡峻俯衝於縹緲虛無之間。

波濤拍崖聲聲不絕猶若千萬種琉璃同時碎裂，盈耳聞之脈搏都要加快跳動。然而遠方卻傳來清脆的引磬聲，彷彿清晨易晞的露霜，倏忽化入千葉金蓮般不可思量的漣漪裡，彷彿示現了怒濤裡隱藏著菩薩無限慈悲的淚水。這個飽含著信仰意義的空間令我徘徊反思良久，在紅塵中翻滾的在家眾，癡迷於生死苦惱，又何以得見菩薩的真容顏？「菩提為覺，菩薩埵為有情。」若沒有親身實踐菩薩行，我輩無法想像菩薩那乘願歸來的容顏，若四季輪迴般各自展現的萬種法相。更無緣得見，菩薩眉目間微微透露出的慈悲喜捨。更難以理解其立下，願覓音拯救有情眾生之苦難之誓願，並能自在無礙地廣度眾生且逍遙於起心動念間。那般永遠安住在生命最極致圓滿的境界，即為修行者所嚮往「道乃久，沒身不

殆」的境地。

而老子在《道德經》裡富含機趣的自問自答：「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裡的「不欲盈」恰恰正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菩薩對待眾生自在無礙的直球對決：「應以何身得度？」有誰能像菩薩一樣？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永遠把心安住在清淨安定的境界中，而同時又能面對一切人事物的變化，一點也不會出差錯地生出種種恰如其分的妙法來圓滿處理。為了幫助眾生，菩薩的「普門示現」猶如三伏暑夜裡，由窗簾外微微清透出耐人尋味的淨涼花香。破曉起身急急尋找，祇見象牙白的緬桂花，像佛手般溫暖的纖指隱藏在濃鬱間若無其事，彷彿盛夏闇夜淡遠悠長的嗅覺饗

宴都與她無關。《大般涅槃經》裡忍辱仙人無端遭受歌利王鋼刀凌遲割截，身軀節節支解於波羅奈花林，卻仍能全無瞋恨祇求利益眾生而割捨報身，其至誠感諸龍鬼神而大作法雷怒吼；而《大莊嚴論經》裡六牙菩薩象王坦然面對獵師著袈裟的喬裝且無懼其毒箭，不執著色相有無而喜捨自拔其牙不吝惜自身出血。也令天人讚嘆掩目動容曰：「如此菩薩終無退轉！」毋需刻意造作，身口意自然流露便能成就一切功德。那本心猶如未經雕刻的旃檀香木，沒有任何施加斤斧卻已溢室芳香。亦如維摩詰居士丈室中，自在妙通的菩薩那不沾染天女花雨的輕羅衣衫。就像沒人弄得明白，暖暖潺潺的黑潮洋流，如何潤澤那匍伏於海底千萬年的岩盤。亦如雪山所融下的涓涓細流，滋養千百里外綠洲中百花

綠樹後即遁隱為伏流。與眾生和光同塵，權巧方便地饒益眾生，在潛移默化中功成事遂，即為《道德經》裡「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的境地。所以《金剛經》才會說：「不住相布施」則「福德無量無邊」不可計數。恆河沙般的大小福德宛若飄浮於山峰絕嶺處的煙嵐，於千巖萬壑間隨緣化作無數億萬顆雨珠，維持福田綿延的生機。如此無論經歷好幾次好幾劫的生滅循環，仍像一簇在暗夜中尚熠熠發亮的菩提新葉，雖已遠離故土原種，卻帶著母樹在菩提迦耶融入慈悲與渴求智慧的基因，讓有緣眾生體會到覺悟者的祝福吧！

在家眾雖偶然身陷壑谷間的紅塵煙霧，卻依然有幸得聞溪澗法語潺潺聲，斷諸煩惱困惑於水影映象中。由經藏中觀摩菩薩之行，摒棄狹隘的自我

本位主義，歡喜布施卻不貪福德，打破我執，方可以清淨的般若智慧全方面照見一切。猶如可載天光雲影的一方蓮田，盈盈一池水，默默無語卻也溫柔動人。平靜豁達的荷葉足以承載著透明滑溜的雨珠且全無遮蔽，彷彿飽歷世事卻仍依然保留孩子般坦誠。蕊蕊裡藏著初結成的蓮蓬，躲著一顆顆飽滿圓實的智慧種子。老子在《道德經》裡也談到饒益眾生的理念說：「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與《華嚴經》：「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花果。」的道理殊途同歸。布施者在無私奉獻裡，也正好因為努力精進而培養實力，壯大而成就「菩提樹王」。伸張廣闊無私的枝幹，讓許多蔦蘿菟絲寄生纏繞著，使眾多因渺小困頓而沮喪的生

命得到振奮鼓勵，一同燦爛綻放。只見浮雲煙嵐隨身過，哪怕歷經風雨雷澤於蒼穹下，皆能朗然澄澈於「生死曠野」裡。一樹可以如佛，這是經藏裡菩薩無量無邊的願行，宛若山脈峰巒起伏，綿亙無垠。而菩薩的法身容顏可隱匿於千山萬水，又何嘗不能在城市煙靄中，遍灑甘霖於十方淨土？時光荏苒，末學在梵音洞曾佇立尋思的「大哉問」也已有了解答。老子說：「澹兮其若海，飄兮若無止。」若四心無量闊如大海，我們的生命境界也將如春風飛越萬重山，沒有一絲絲黏著與束縛。

## 結語

佛法是機緣，頓悟也是機緣。生命機緣俱足，也就能看見眼前的山閑雲淨。由衷感謝宇宙賜予親近佛法與輔助戒

毒的機緣，讓筆者藉此凝視端詳自己身上的糾纏網縛的無明與煩惱。原來「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當轉煩惱成菩提成了舉手投足間的自然功夫，那便是掌握了「先闇而後明」的法門了。其實菩提深處道盡人生無常，慈悲喜捨看盡華嚴世界。在泰北戒毒村縈繞我許久的「幸福微笑」與普陀山「菩薩安在」的生命課題，也已豁然開朗。當我們試著擺脫自我意識，走進娑婆世界任何一片光景，倘若嘗試以慈悲心照見眾生煩惱根源而非膚淺的走馬觀光，由當地社會、環境或國族間面臨的種種面向去探討其衍生的困境與煩惱，我們將會目睹過去浩

瀚光年重疊凝匯成今日星雲，猶若再一次重新經歷著無數阿僧祇劫偶然擦身而過的一切吧！

《佛說四十二章經》有言：「譬如一炬之火，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福亦如之。」種善得福並以福行善，以福養福且以善修善，一焰熒熒可分千焰，一燈熒熒可燃千燈，輾轉相燃而重重無盡。藉由經藏中示現佛菩薩的智慧與慈悲，點燃我輩心中的香燈海鉢。無盡永續地在這大千世界「化闇為明」。遍照末世佈滿深雪的低鬱谷壑，也指引眾生旅途的茫漠混沌，更尋覓著末學自己慧命成長的機緣。🌀

